

她年过六旬 照顾弱智小叔子 27年

一个嫂子的情怀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图



张凤仙给弟弟剃胡子

核心提示

孟州市46岁的弱智男子张本本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上厕所不知道男女。父母去世后，哥哥承担起养活他的责任；因为单薄，侄女、侄子婚事也受到影响。哥哥去世后，势单力薄的嫂子养活他27年。为了小叔子的后半生，60岁的嫂子带着他进城到饭店刷碗挣钱。

智力只有3岁孩子的本本

孟州市城伯镇北董村的张本本9岁才会说话、走路。他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给他多少东西，他就吃多少东西；不给他吃的，他饿几天也不会吭声。

今年46岁的张本本身材高大，体重80公斤，大头，大眼睛，见人就笑呵呵。问他几岁了，他说3岁了；看到侄子的孩子叫侄子爸爸，他也叫侄子爸爸；问他怎么称呼侄孙，他说叫爷爷。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所有的人中，他认得最准的是他哥哥。问他最想谁，他回答：“想我哥，想我嫂。”问他哥哥去哪里了，他咧着嘴、热泪盈眶地说：“我哥走了(去世)！”问谁对他最好，他说：“我嫂。”

“艳照门”之后 修电脑要签保密协议?

“艳照门”事件影响所及

重庆媒体日前报道，受“艳照门”事件影响，不少重庆市民在送修电脑时要求与电脑维修公司签署保密协议，以防私人信息外传。

2月23日星期六，记者在北京中关村某大型数码广场内几家电脑维修铺采访获悉，大多数电脑维修店不提供保密协议文本，也很少有送修客人要求与商店签署保密协议。

一位商铺老板瞪大眼睛，牛气十足地说：“不信你去找，别说我在这栋楼没有，整个中关村都不会有人跟你签什么保密协议的！你可以去找！”他表示，可以在收据上手写注明“对个人文件保密”字样，但无法出具机打保密协议。

据悉，这类电子数码商城大多以铺位出租的形式外借店面，租金不高，在此摆摊设点者以“家庭小作坊”为主。作坊虽小，生意却很兴隆。

这位张姓老板告诉记者，他的店平均每天能接到两笔电脑维修的单子，双休日则更多些，来买耗材配件的人更是“多了去了”。但店里没有发票，只提供收据，凭收据取修完的机子。“一般个人修电脑用不着签那玩意儿，您又不是明星！”张老板嘿嘿笑了两声。

个人电脑维修要签保密协议吗

陈峰(化名)曾在苏州某电脑公司售后服务部门工作，他指出：“一般电脑维修公司，包括品牌电脑售后保修，都不会主动要求与客户签保密协议。这不是给自己添麻烦嘛？客户如果要签，品牌电脑维修部可能会有协议格式文件提供。”

为此，记者致电某名牌电脑生产厂家售后服务电话，咨询有关保密协议签订方法等事项，客服小姐的第一反应便是：“对不起，请问您是公司客户吗？”这位小姐表示，该公司一般不与个人电脑客户签订保密协议，理由是“我们公司的售后维修人员都是公司正式聘用的员工，有工作证和编号，而且我们有规定，不允许拷贝或透漏送修电脑内的任何文件。请您放心。”

据了解，一般设有技术管理部门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和行政职能部门办公所用电脑均统一配置，由于涉及单位内部信息的保密事宜，因此，技术采购人员一般都会要求与电脑生产厂家签订保密协议或者规定保密条款防止内部资料外泄。

“艳照门”事发之前，有关电脑维修泄露个人隐私的案例时有发生，媒体此前也屡次呼吁公众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但与此类明星代言做广告的效果相比，媒体的呼吁显得

“收效甚微”。

如今在中关村，至少每家电脑维修小作坊在接待送修客人时都会提醒一句：“重要文件自己有备份吗？如果没有要删除的东西？”

某名牌电脑公司售后服务条款中规定与小作坊的做法如出一辙，只是前者将此书面化了——当您需维修的机器送至某某维修中心时，请您将重要文件、重要信息自行备份或删除；在维修后，如发生保密信息、重要文件不甚丢失、泄密、损坏等相关事件，维修中心将不负任何责任及法律责任。

电脑维修工程师高辉建议消费者，如果需要维修商恢复电脑硬盘存储，即使个人用户也最好同维修商签订保密协议。但如果只是对个人电脑进行一般的软、硬件修理、更换，他则认为：“签不签保密协议都差不多，主要靠自己事先把重要资料备份在其他存储介质上以后删除、格式化。”

送修或出售前的必修课

无论是否签订保密协议，在电脑送修前将重要资料删除或者格式化是所有消费者的必修课。

虽然删除或者格式化均非在电脑中清除文件的根本方法，但是否实行这一步却意义重大。

“如果你事前不删，那别人是看了白看，不费吹灰之力。即使你签了保密协议，打官司你赢了，但泄露出去的东西已经人尽皆知，泼出去的水收都收不回来了。”高辉分析说，“如果你事前删了，那别人要看就要费好大的劲！”

高辉介绍，恢复硬盘数据是一项非常高端的技术，掌握的人不多。这项工作做起来不仅耗费时间和精力，而且成本极高，需要使用专业设备。恢复硬盘报价少则数千元，多则几万甚至十几万元，还不一定能做到100%还原。

“技术、设备两者必须兼备。”他想了想，笑着说，“所以张老板说得没错，如果你不是明星，人家还真懒得花这么大力气去偷窥你的隐私。”

他还提醒消费者，不仅送修电脑时要删除或者格式化文件，出售旧电脑时也要务必要记得“清理案底”。

如今，家庭用户更换电脑的频率越来越高，许多人一次升级便淘汰了一台整机，不经处理直接将旧机器送给亲戚朋友或放到二手市场销售。一般家庭用户不会想到，自家这台旧机器倘若落在“有心人”的手中，就成了一台敏感信息的收集器。

据《中国青年报》

傻，他也是个人，也是个生命，况且他是我看着长大的，就是个石头，那么多年也暖出感情了。”

公公去世后，张凤仙和丈夫把傻弟弟接到自己家。张凤仙说：“本本没轻没重，这几年，光洗澡他就压坏了三个铝盆。”

她曾想教会他自食其力

张凤仙是个有主心骨、要强的人，她曾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傻弟弟培养成自食其力的人。她手把手教张本本拉架子车、给果树打农药，架子车学会拉了，可打农药，张本本一次就用坏了两个药桶。“我打他出口气吧，他是个傻子。买两个打药桶对农民来说，也是个不小数目。”她放弃了让本本干活的念头。

她给弟弟买回两只山羊让他放，张本本把羊绳绑脚上、手腕上一拴就躺在地上睡觉，或者把羊放在地里吃庄稼。最气的是，山羊下羊娃时，他看到小羊羔吃奶，他把母羊放倒，自己和小羊羔争奶吃。张凤仙教训他不能吃，可他还是偷偷吃。凤仙不得不再次放弃。

“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我不让你干活了。”凤仙对不解其意的弟弟说，她打算自己养活傻弟弟一辈子。

因傻弟 子女降低找对象条件

张凤仙个子不高，长相一般，可她的女儿是方圆几里出名的美女，儿子也十分帅气。当介绍的对象听说家里有一个傻叔叔后，都分手了。凤仙眼含热泪对女儿说：“你就降低点条件，不要图人家经济条件，不要图人家长相，只要人心肠好，不嫌弃你叔叔就行。我不能因为你找对象，不要你叔叔啊？！他没爹没妈，

已经够可怜了。”和叔叔年龄差不多的女儿哭着点点头答应了。

也因为傻叔叔，凤仙的儿子先后找了10个女朋友都吹了。儿子对妈妈说：“妈，你放心！我宁肯不结婚，也不能不要傻叔叔，谁要不嫌弃我叔叔，我就和谁结婚。”

谈起子女的婚事，张凤仙忍不住大哭起来，她说：“我对不起两个孩子，为养活本本，让他们受一辈子委屈。”

照顾弱智弟胜过自己子女

屋漏偏遇连阴雨。2003年，张凤仙丈夫张钢突患心肌梗塞去世，父母去世也没有哭的张本本痛哭流涕，他见人就哭：“我哥哥走了！我哥哥走了！”

从此，张凤仙失去了养活弟弟的好帮手，叔嫂俩相依为命。嫂子除了种两个人的地，还发、剪胡子，因为理发店、澡堂的人都嫌张本本脏，不让张本本进去。

几年前，张本本患了脱肛病，张凤仙带着他求医。拉屎后，张凤仙还要给他擦。

张凤仙照顾傻弟弟如同照顾儿子一样的情况，方圆四五里的人都知道。提起这些，张凤仙笑着说：“我带他一个人，比我两个孩子都费心呀！我今年都60岁了，不知道我死了以后他怎么办？”

为傻弟嫂子进城打工

2004年腊月，张凤仙把小叔子和庄稼地交给儿子管，通过邻居介绍到焦作市一家饭店洗碗挣钱。虽然一个月能挣450元，可她越来越牵挂弟弟。没干多久，她对女老板说不想干了。

是官员，还是作家？

透视陕西“官员写作风”



陕西文坛后备力量人才济济(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

近年来，在陕西文坛上，一支特殊的创作队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人勤于笔耕，发表的大量作品吸引了不少读者，有些作品还获得过全国性的文学奖项。而与此同时，他们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官员身份，却也引来了异样的目光和议论。

“官员作家”新作迭出

“文学领军”一直是我国文坛上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崇尚读书的文化传统，使生活在陕西这片土地上的作家们多年来佳作迭出。近年来，一批公务员特别是一些担任较高职务的官员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发表作品数量多，其中不乏优秀作品，成为陕西文坛一个特殊现象。

陕西省的官员作家名单可以列出许多：张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创作了长篇小说《五福》及多篇散文；李宗奇，陕西省国家安全厅厅长，出版《宗奇散文》；白阿莹，陕西省国资委主任，有散文集《绿地》、短篇小说集《惶惑》等多部作品出版；祁玉江，志丹县委书记，近两年出版《山路弯弯》、《心路历程》等多部散文集……此外，曾任渭南白水县委组织部长的马银录，曾任宝鸡市凤翔县财政局长的王云奎等人，也都发表过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

陕西省纯文学刊物《美文》是这些人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之一。2000年11月，陕西白水县西固镇贫困村发生了数百名农民打砸政府和派出所的恶性事件。随后时任白水县委常委、组织部

说：“跟他们的交流让我产生了写作的想法。写作开阔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学习。写作还可以平和心态，还能让我把一些事情看得更开更透。”

曾任宝鸡市凤翔县财政局长的王云奎在2005年出版了《一个财政局长的工作手记》，这篇文章获得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随后，他又出版了散文小说集《春满花枝》。他认为，文学给人带来的精神愉悦不可言喻，可以让个人的情操、修养、知识面得到促进。

鱼茂胜曾在陕西蒲城县任县长，出版过诗歌散文作品集《白凤漫笔》，他认为，将自己定位为文学爱好者更准确。他说，从事行政工作确实是比较繁忙、思路比较繁杂，创作时间确实不多，但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欢文学，所以在工作之余把自己的感受、想法、看法整理起来。这些都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和工作的调节去做的，休息时写一写，换换脑子，节假日、星期天写一写，有时候外出出差也写，好多文章就是在宾馆里写的。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冯积岐曾到陕西省凤翔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在近两年的挂职时间内发表了《挂职日记》和一些短篇小说，出版了长篇小说《村子》。他认为，无论是作家还是官员，都是必须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共通的，也都应该在作品和工作中体现出来。

做官与为文能否兼得？

陕西“官员作家”群体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些人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官员写作是不务正业，为官从政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上，舞文弄墨看似是一种高雅的爱好，如果影响了工作，就是浪费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资源。

还有人担心，有些官员会利用写文章出书追求名利。如果在官员作家群里，有人靠写作提高知名度进行自我炒作，或者借著书立说大肆敛财，那么这样的“创作”还是越少越好。但也有人认为，官员在“八小时之外”进行写作，总比去围着酒杯转好。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席平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他对此现象的评价言简意赅：“谁都可以写作，我只看作品不看人。”

据新华社



陕西著名作家席平(资料图片)